

## 年来处处食西瓜

杨志明

七月,黄梅雨歇,阳光火辣,进入三伏天,窗外蝉声不断,正是吃西瓜的好时令,宋人范成大句:“碧蔓凌霜卧软沙,年来处处食西瓜。”从上海街头卖西瓜是一大街景,树荫下,西瓜摊有个小桌,上有玻璃罩子,里面放着一片片切开的平湖西瓜、解放西瓜,卖瓜人赤膊,手舞西瓜刀大声喊叫:“刚刚开的西瓜,萨拉里甜的来,三分五分买一片。”走过路过的大人小孩纷纷掏钱买来吃,吃上一大片西瓜,顿觉清凉,消暑佳物。现在是,衣服鞋帽,四季乱穿,蔬菜瓜果,反季乱吃。

旧时西瓜品种真多,有解放瓜、平湖瓜、三白瓜、崇明黑皮瓜、山东夜壶瓜、新疆炮台红、深阳瓜、台湾黑皮瓜……查阅旧籍,上海奉贤县早在清乾隆年间就有种植。其中马铃西瓜以皮薄质脆,瓜瓤鲜甜而著称,解放后,因产量不高而很少种植。以金山地区新农乡五龙庙地区的马

西瓜皮色有深绿、黑绿、翠绿、浅绿、花皮、淡青、白皮,皮上花纹有粗、细、网纹、条纹、混色纹,瓜皮贴近地面的呈淡黄色或深黄色,这是西瓜卧地一面晒不到阳光的缘故。现在的西瓜大多种在大棚里,瓜体全部为绿色。红瓤西瓜有深红、大红、珊瑚红、绯红、玛瑙红、洋红等,黄瓤西瓜有老虎黄、橘黄、彩霞黄、淡黄、姜黄、蜜黄等。白瓤西瓜白里透淡黄色。西瓜子色有檀香色、棕色、米色、黑色、蝴蝶色等。吃西瓜的季节,既享口福,又享眼福,我是把西瓜当作一件件艺术品来欣赏。

选西瓜的窍门,纹色清晰,瓜体棱处凹凸明显(说明已经成熟),手托西瓜感觉不沉重,手拍西瓜声音浊,有震动,瓜脐小而深,瓜蒂色绿(瓜蒂干枯说明是死在藤上,或采收时间过长)。我独创选瓜方法:两手紧握西瓜,贴近耳朵,两手用力向内挤压,听到西瓜内传来轻微的咔嚓之声,熟瓜无疑,里面没有声音的,必然生瓜。这有一个科技原理,瓜熟后瓜瓤细胞里有许多空间,手一挤压,纷纷爆裂。生瓜瓜瓤密度高,挤压不动。此法选熟瓜,万试万灵。

## 夏夜露宿

朱秀坤

乎是每个人都喜欢的纳凉节目,最佳去处是村头的大石桥,桥上铺了一张张凉席,一人一块,夜风习习,夏虫呢喃,远处有蛙鸣声依稀传来,月光下的河水泛起银色的波光,粼粼有韵,让人倍感凉爽。这时就有年长的爷爷奶奶给我们讲故事了,多是久远的民间传说,牛郎织女、杨家将或梁祝之类是永远讲不完的,讲故事的老奶奶基本是赤膊上阵,我们没有觉得丑陋,围在她身边,聚精会神地听那些忠君报国、情深意长的悲欢离合与人生传奇,从一张漏风的嘴里悠悠地,如夜风一样传送到耳边,浸润心田,只觉得全世界都安静下来。星月无声,人与桥,与桥下的河水,与流星的月光,与芦竹丛中的萤火都无声,甚至蛙鸣也停止,只有夜风中的娓娓讲述,一座大桥就是一场故事会。一座村庄有多少座桥,应该就有多少纳凉故事会吧,全中国该有多少故事会啊。

夜晚乘凉,听故事其实是消夏的一种方式,是一种朴素的民间口头文学,其中渗透了为人处世的很多道理,为我们打开了认识社会的另一扇窗口。更重要的是,

在享受之余,忘却了暑热,给乡村制造了一个清凉世界。有时听着听着,头一歪,枕着一片月光,便睡了。直至半夜醒来,一桥的人都在酣睡,月上中天,举着白亮的灯笼,还不忘看护静美的村庄,看护一桥纳凉的乡亲。宁谧、安详又如此和谐,多像倦在缥缈月色里的一个梦。直至东方之既白,仍不想醒来。

记得高二暑假里的一天,我呆在闷热老屋用功。夜深了,就听见对面的露台上传来人们的说话声,絮絮的不大真切,阵雨过后,月光皎洁,还有过雨荷花的幽远清香传来。我一时恍惚,好像自己就是古书中的书生,那露台已成蓬蒿没人的破落古寺,“闻舍北喁喁,如有家口”,却见有妇、媪闲坐纳凉,偶语月下,“言未已,有一七八女子来,仿佛艳绝”。后来才看到王祖贤扮演的聂小倩,幽艳凄婉,我见犹怜,许多年来再难寻觅。

那夜的月亮大而明亮,仿佛让谁刚擦过似的,泄下一地的清光似水。我在东厢房复习,西厢房里的父母已鼾声大作,我却辗转反侧难以入眠。我睡不着不要紧,让父母好好睡就可以了,第二天还要上工。我到底搬出竹床,露宿到了门前小院中。

一觉醒来,肚皮上多了块毛巾。露台上已闻声无声。

那夜的月色真美。



雾漫桃花源

王泽民 摄

## 风亭燕

叶核成 书

笑。这一天盛大的仪式,终于圆满完成。晒事落幕,生活启程。

我上了初中,才知道家里的书也是要在伏天晒的。当时我的书已经攒了不少,有课本,还有我收集的课外书。偶然一次,我发现书在箱子里都发霉了,书页湿湿地粘在一起,我心疼坏了。三叔告诉我,每年都要趁着伏天,把书拿出来晒。三叔考上了大学,很有学问,一直是我的偶像。我学着母亲晒衣物的方法,开始在院子里晒书。书不多,但我晒书时感觉颇为神圣,好像自己成了真正的读书人,做起了晒书这样的雅事。三叔还给我讲过一个故事,说有个人在伏天袒胸露腹晒在太阳底下,意思是要晒晒肚子里的书,这个故事叫“袒腹晒书”。后来我才知道,这个人是东晋名

士郝隆。现在想来,这种晒跟今天在朋友圈的“晒”也有相似之处,就是把自己的优点展现一下。你得有满腹经纶,才敢袒腹晒出。

民谣说:“六月六,晒伏时。”盛夏晒伏,古已有之。明代《帝京景物略》中说:“六月六晒衾驾,民间亦有晒其衣物,老儒破书,贫女做温,反覆勤日光。”晒晒日光,一切都会有阳光的色彩和味道,会把霉味和晦气晒跑,再贫苦的生活也都不那么昏暗了。

如今,我住的是楼房,橱柜里都放干燥剂,里面的衣物和书籍很少受潮,但我依旧习惯每年伏天的时候,把这些东西翻出来晒一晒。有些东西,尘封了许久,已经快要被我遗忘了,经过翻动,很可能重新走进我的生活,焕发生机。在我看来,伏天的晒事,晒的是故事,晒的是情怀。

## 观《上阳台帖》

李力



心有古人勿忘我 篆刻:王英鹏

故宫依然记得张伯驹李白的背影,一千二百年之后还留下真迹墨痕,还留下最好语言,面对它除了沉默,还必须把艺术品味嚼在嘴里,比如李白饮酒赋诗游名山大川说出话来还是月下舞剑的寂寞,没见过李白的遗物,故宫武英殿珍藏着他的《上阳台帖》。它的真迹记录着,不仅是李白挥毫的书法才气,更多是他为人的真情侠义。它在历朝历代走了上千年,最终还是在皇宮也留不住,它走出官殿与银子相交,甚至不惜走出国门,张伯驹大师的家国情怀,在乱世中,把李白清回故宮。

## 江南黄梅雨

吴静

《青玉案》诗云:“试问闲愁都几许?一川烟草,满城风絮,梅子黄时雨。”历代才子佳人中,北宋诗人贺铸,为闲愁做出了最美的注脚。

山坡上的满树青梅,忽有一日,在雨声里不知不觉已熟透,缀在叶间,胀满汁浆。一阵风起,沙沙、沙沙。搁浅的小舟,在绿荫垂柳下,野渡无人,静默自横。

“芒种逢丙进,小暑逢未初。”世间万物,皆有专属的生命轨迹。梅雨,于芒种天干的首个丙日,款款而来;又在小暑地支的首个未日,翩然而去,历时一月之余。

有人说,梅雨是炎夏最后的温柔。初露头角的炽热,被淋了个彻头彻尾,密密匝匝、无边无际,雨啊雨的,天地便退了烧,变得清醒和冷峻。

“黄梅时节家家雨,青草池塘处处蛙。”黄梅雨,是在水一方的江南的特产。

那定是古镇吧,是苏州、宏村,是南浔、周庄,也是乌镇、西塘,或是任何一个地处江南的小镇水乡。

细雨迷蒙中,有三两老妪,或凭或立,石桥上、巷子口,提竹篮低声软糯地叫卖。

“卖——帛(白)兰花!”她们一色棉布对襟小褂,梳整齐干净的发髻。一块深蓝印花布,轻轻掀开,白兰花的幽香,丝丝缕缕,沾着水汽,在鼻尖萦绕。

最难风雨故人来。撑着油纸伞,寻一个丁香一样的姑娘,她平和秀婉,却并不悲情、忧伤。沿着蜿蜒逼仄的深巷缓行,触摸斑斑驳驳的黛瓦白墙,轻启一扇被雨水濡湿的雕花木格窗,陈年的古木家具,散发出淡淡的霉味,倏忽,浸润在老房子里的旧时光一一复活。

搬一老藤椅,慢慢摇,听戏、看雨。雨从天井的檐口往下落,也落进人的心里,淅淅沥沥,声如银铃。青石板上、砖瓦缝里,油亮亮的青苔,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。还有地衣,成菜绿,贴着地皮,一朵朵,只在黄梅雨里盛开,有着浪人的桀骜不驯。

雨会开花,也会结果。彩虹的扁担,挑起梅雨,步履稳健,跨越江川。江南的湖泊里,纯美的茭白、丰腴的菱角、白胖的莲藕,都在铆足了劲儿生长,丰收的喜悦在望。

诚然,这个时候的江南,烟雨茫茫,水汽氤氲,像海子诗中所写的那样,“往后,雨会下到深夜,下到清晨”。在雨声中苏醒,又枕着雨声入眠。一树花开,一夜雨落,夜,似乎被无限延长。

## 晚饭花

章铜胜

晚饭花的学名叫紫茉莉,是紫茉莉科多年生草本植物。它为什么会叫紫茉莉呢,它和茉莉又是什么关系呢?还真的说不清楚。从其茎、叶和花的形态上看,它和茉莉之间似乎哪儿哪儿都挨不上边儿。有些植物的名字,就是这样让人摸不着头脑。可是,在我的家乡,人们既不叫它紫茉莉,也不叫它晚饭花,而是叫它洗澡花,大抵是因为它开花的时间在夏日的傍晚时分罢。夏日傍晚,正是我们洗澡、扑痱子粉的时候,此时花开,可不就叫它洗澡花嘛。

汪曾祺先生的老家高邮,称紫茉莉为晚饭花,大概也是这个原因吧。汪曾祺有一本小说集的名字就叫《晚饭花集》,因为集子里收了一篇小说的题目是《晚饭花》,于是信手拈来用作集名,他说只是觉得合适,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用意。我一直觉得汪曾祺先生是很懂生活的人,对于美食、草木都有自己的见解和偏好,可是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,他对于晚饭花却并不怎么欣赏,甚至还说晚饭花是一种很低贱的花,是不招人喜欢的。

晚饭花确实太过普通了,不招人喜欢,也在情理之中。这种诗人不咏、画家不画的花,一般人家是不会种它的,我们所能见到的晚饭花,大都是自生自长的。院墙边长了一丛晚饭花,看见了,也不会觉得稀罕,长了就长了呗,也不碍着谁,随它去吧。于是,就任其生长、开花、结实。汪曾祺先生说这种花的缺点一是无姿态,二是叶子太多,铺铺拉拉,重重叠叠,乱哄哄一大堆。还有一种不算是缺点的缺点,就是它的花虽不算美,可花形还算好玩,像一个长柄的小喇叭,花多,且细碎。这就是他对晚饭花保留的一点好感吧,可他转而又说这种花用“村”和“俗”来形容,都不为过,看来真是有些矛盾呀。汪曾祺在《晚饭花集·自序》中说:“我的小说和晚饭花无相似处,但其无足珍贵则同。”我仿佛又看见先生对自己小说的自谦和自

那些深藏于心底的悸动,在这样的雨夜潜滋暗长。一个人做梦,一个人入境,江南的梅雨,是闲愁,是诗意,亦是情思。

平生不喜晴天,独爱阴雨天,更偏爱的,是故乡的黄梅雨。

儿时居乡村,老屋沿河而建,青瓦红砖,共三间。梅雨时节,最惬意的,莫过于倚门听雨。

幼时心性顽皮,活泼好动如假小子。看云卷云舒、风云变幻,偶尔雨落老屋、瓦上生烟,发呆、冥想,却足以让人静坐一个晌午。

雨敲击在瓦片上,时而密集,如万马奔腾,慷慨激昂、气势恢宏;时而舒缓,如浅吟低唱,似大珠小珠落玉盘。那些山峦、那些房舍、那些树木、那些炊烟,全被笼在了雨的怀中。

母亲在窗下做布鞋,不紧不慢,把耐心和温暖,缝进了密密的针脚里。与父亲下棋,常悔棋,落棋无悔大丈夫,他只是纵容我,耍赖、变本加厉……彼时,小麦已收割进仓,落雨的日子,父母不必整日忙于农事,很是悠闲惬意。

玉米饼伏在铁锅上,早已被炕得焦香金黄。母亲起身,去门前菜地,采两根一拃长的小黄瓜,顶花带刺,也顶着雨水,蘸自家酿的黄豆酱,咯嘣脆。饿了,就着一碟辣椒蘸咸菜,把一碗薄粥喝得有声有色。

属于梅雨季的快乐,当属捕鱼捉虾。禾垅边,水流漫溢,那些绿色,在雨中沉浮,天地仿佛混沌如初。提着小桶,挽起裤脚,赤脚站定,等鱼儿戏水,鲫鱼、鲤鱼、鲤鱼、黄鳝,运气好的话,还有河虾和小蟹,任凭它们张牙舞爪,悉数收入囊中,快乐欣喜自不必说。

雨后复斜阳,荷塘送来阵阵清香。看父亲撒网,水花四起,网落、网起,欢呼雀跃声四起,鱼儿欢蹦乱跳,我和妹妹也像极了那几尾欢蹦乱跳的鱼儿。

淡红的水煮河虾、金黄酥脆的油炸小鱼儿、醇厚的奶白色鲫鱼汤……食材好,母亲手艺也极佳,那些黄梅雨带来的终极美味,幻化成恒久的岁月之香。

有人偶尔抱怨,在这个冗长阴郁的季节里,永远有晾不干的衣服、挥之不去的潮湿、摆脱不掉的黏腻。我却不想这样想,得亏有了黄梅雨,耳畔才有了鸪鸟声声、蛙鸣蝉声;有了黄梅雨,才有了那缱绻风雅、水墨如画的诗意江南,才能衍生出一段段清越的越剧昆曲,一阙阙婉转的黄梅腔,啾啾呀呀的,听不够,也唱不完。

信。记得诗人顾城曾说过:北京市作家协会开会时,会场上只有一双眼睛最聪明,那就是老作家汪曾祺。这很像汪曾祺,也很像他对晚饭花和《晚饭花集》的态度,总是那样的聪明,耐人寻味。

小时候的夏天,是在后院里洗澡的。通常是在上午,就打好一澡盆清水,放在后院里晒着,水晒了一天的太阳,到黄昏时仍是温热的。家里大人们都很忙,没人能有时间照顾我们,奶奶在烧晚饭时,眼看太阳快要落山了,便叫我们自己去洗澡了。洗好澡,站起来,或是刚走进大澡盆里玩水时,就看见院墙边的洗澡花开了,一朵朵紫色小喇叭样的花,纷乱而又好看。洗澡花很奇怪,白天不开花,傍晚开时却散发出很浓的香气,不太好闻,但也不招人厌烦,它的花香能驱蚊。洗澡花自顾自地开着,自顾自地香着,好像与我们没有什么关系。这样我就放心地在洗澡花边洗澡了,我知道它们不会偷偷看我,幼时和我一样有过在后院洗澡经历的人,不知道是不是也会有和我一样的想法,这种想法很好笑,但回想起来,也觉得蛮有趣。我们用手把水往洗澡花上洒,洗澡花就长得更旺,开得更盛了。

洗澡花开过之后会结实,小小的黑色的花籽,表皮是皱缩的,像小地雷,样子怪难看的。可洗澡花籽却是我们的最爱。洗澡花开得多,结的籽也多,我们采来花籽,装进衣兜里,拿一把自制的弹弓,将洗澡花籽当子弹,射着玩儿。我们在村庄里追逐着,互相弹射,也会射树上的鸟儿。洗澡花的花籽小,弹射到身上并不大疼,大家玩得就会很开心。想想,那样普通的,少有人喜欢的花,也会给我们带来如许的快乐,童年时的快乐竟是如此的简单。

一个人童年的生活经历,会影响到他的一生。汪曾祺的小说中有许多是写故乡高邮的人和事的,他写《晚饭花》时,是否也想起了家乡的某一丛晚饭花,虽然他并不欣赏它,但却留下了某种难忘的,甚至可以说是美的印象,并自然而然地将这种印象写进了自己的文字里,感谢那能让汪曾祺“觉得有点寂寞,白菊花茶一样的寂寞”的晚饭花。